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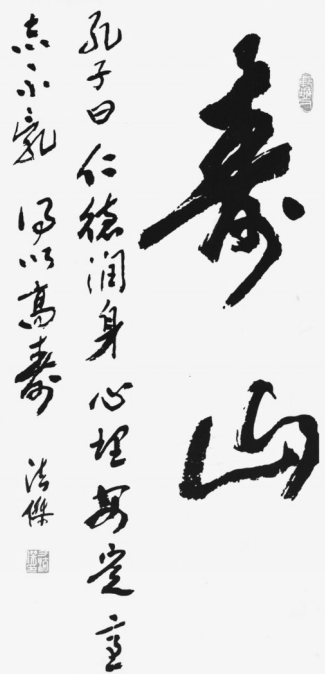
放怀耕读寿而康

——于法杰印象

□赵统斌



于法杰,1931年生,号郛巨愚翁、自修堂三代主人、静远斋主、老棉农、苦菜园主,祖籍山东省郛城县。历任菏泽地区人民银行科长,菏泽地区人事局、水利局副局长,巨野县委书记,曹县县委书记,菏泽地委常委、菏泽地区行署副专员,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菏泽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。兼任山东省农民书画美术研究会理事,菏泽市农民书画研究会会长,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,曹州书画院顾问,齐鲁画院研究院研究员,菏泽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,菏泽市收藏家协会名誉主席,菏泽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市级报刊发表,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齐鲁书画院、曹州书画院收藏。



↑ 行书 寿山 ↓ 行书 牡丹飘香



作为政坛宿将,当过县委书记、行署副专员、人大常委会主任,任职菏泽几十载,却无官场俗气,且还被“美誉”为“德高望重”。此何人也?乃九一之翁于法杰也。

平时,常看到于先生阳光灿烂般的笑容,其呈现的,是素朴、真诚、坦率和磊落,还有慈爱与亲和。与之相处,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慰和享受。

与于老同桌而饮,大都使用“三字句”。我们尊他是“德高望”“老当益”,他夸我们是“年富力”“年轻有”。其实,在酒量上,我们之中的很多“未老先”,都不及他“实力雄”。故而,一些“不胜酒”便吓得“逃之夭”。由于不断地“开怀畅”“笑语盈”,使场上始终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。

于先生总是十分“亲切”地称自己为“老棉农”,这既是他一贯谦逊的姿态,也是他由衷热爱棉花和谷物的真实写照。除却那个大炼钢铁的“伪工业时代”,对于一个从穷苦的农耕时代走过来的人,对于一个有责任感、时刻心系百姓温饱的领导干部,饥馑与寒冷,必是他难释的情怀;而对棉花和谷物,自然也有着深厚的无法消解的情结。

某日,从于先生处捧来他的一套册页,一函四卷,名为《老棉农诗词暨书法作品选》。其“卷之二”中就有一首:“春棉苗壮齐又匀,夏棉育苗忙煞人。田间管理人似海,水肥猛攻争秒分。”诗后附言云:“1990年麦收前,到几个县转了一圈,看到春棉长势良好,夏棉育苗热火朝天,心中十分高兴,特作诗抒发情感。”再信手翻开“卷之三”,赫然入目者,乃《新编窝窝词》也。窝窝头自述:受宠——失宠——再受宠,从窝窝头的“遭遇”,我们看到社会的巨大变迁,同时也让人体味“民以食为天”的至理。

离退之后,于老“主抓”二事:养生和书法。

鹤发童颜,腰杆挺拔,步履稳健且轻捷,这是大家对于老的一致印象。的确,于先生十分注意养生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自己在养生过程中的所感所悟或经验,总结出来,与大家共享。其《养生小悟》云:“养生之道,以动为妙。打球垂钓,竞走长跑。太极拳剑,中华瑰宝。势如流水,动若灵猫。松静自然,周身协调。诗词书画,潇洒逍遥。持之以恒,延缓衰老。”这只是一般性的描述和推介,更具体、更深细的东西,他则把它们列为十四点,或说十四个方面,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,比如“养性”,比如“畅怀”,比如“莫愁”,比如“戒烟”……就以《制怒》为例:“人生百病源于气,制止发怒不生气。恶气能把人噎死,怒火可叫肝胆疲。有气不能发冲冠,心胸豁达可撑船。君子行事讲大度,平日制怒理当先。”似此等韵语,朗朗上口,极便于记诵。因之,在其感召和引领下,身后便有了一支“养生”大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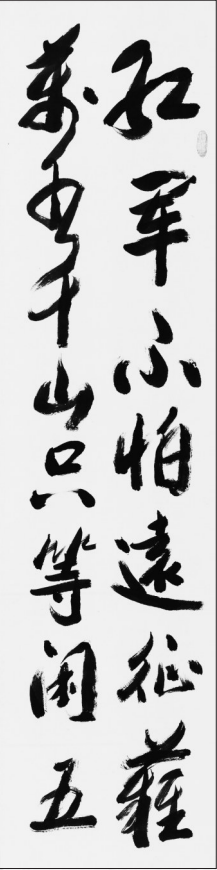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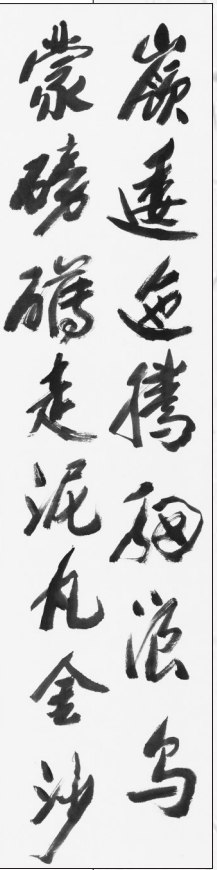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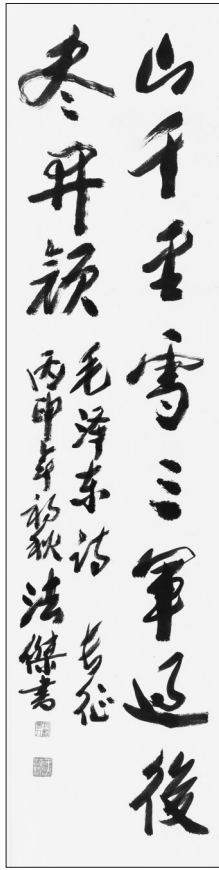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是写“书法家印象”,那就谈谈于老的书法。于先生出身耕读人家,七龄随祖父上私塾,此时便开始他的“笔墨纸砚”生涯。只是他15岁就“投身革命”,没入“文道”,入了“政道”。在政言政,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无暇他顾,以“勤政爱民”标于政坛。然而,对书法的挚爱之情,却始终在他的血液里汨汨流淌。离退之后,这朵血色的花,便遽然绚烂地绽放出来。对碑帖,他兼收并蓄地搜求,如饥似渴地摩临。石鼓汉简,真草隶篆,颜柳欧赵,苏黄米蔡……泛舟书海,身心披沥。尤以米襄阳书作为至爱,对其遒丽的势态,险劲的造型,多变的点划,所构成的新颖、幻漫、可爱的一切,他真诚地融入自己的情致和意趣,再加之自身的粗豪之气,就形成颇具于氏特点的质直、豪放、浑厚的风格。于老这样描述他的书写情状:“练字时绝虑凝

神,伴随着笔的运转,墨的流淌,意会由心,缘肘至手,沿手指注入笔端。运笔提按回转,墨分五色,浓淡干湿焦,万千变幻,跃然纸上。此时此刻,脑海中一切杂念尽除,只觉神清意敛,心正气和……”这种痴迷专注,物我两忘,至真至纯的境界,委实令人艳羡。当然,于老习书,绝非闭门独修,骄矜自许,让人空生慨叹。与“养生”一样,其习书的乐趣也是与众人共享的。所以他总是对周围的人历陈习书的好处,鼓动他们走进书苑,去享受这片独特天地里独有的乐趣。为了实现这一愿望,他组织并参与许多书画展览,有大范围的,如“中国扇面百家书画展”和连续两届的全市书法临帖展;有同仁的,如“五老书法展”“水浒墨韵”等。除此之外,于老还有许多书画界的兼职,比如“菏泽市书法家协会顾问”“菏泽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”等等,就

不一一赘述。

我之所以用了一多半的文字去写于老与书法无关的事情,并给文章取了一个与书法貌似无关的标题,是因为——与其把于先生当成一位书法家,还不如把他当成一名真诚且卓有成就的书法爱好者。在这里,书法不过是他实现身心修为的工具,而非终极追求。正如他自己说的:“我练书法,既无心要作书法家,更对孔方兄不屑一顾。只是感到自己付出心血汗水写出的字自己去欣赏,不仅是一种极大的生活乐趣,而且是益智延年的灵丹妙方,既陶冶情操,又强身健体,何乐而不为?”由此可知,于先生心不在书法微末,而在乎人生大道。

文末,以小诗一首相赠:
棉铺银毯稻流香,
问政习书岁月长。
笔墨寄情思静远,
放怀耕读寿而康。



《行书 毛泽东《长征》四条屏